

编者按

漫长的一生,情感弥足珍贵,是汨汨流淌滋润心灵的甘泉。爱情亲情师生情,每一种情感都曾温暖着心田,支撑我们前行。教师节刚刚过去,在我们成长历程中,有多位恩师在前面导航,照亮青涩的年华。而母亲更是人生第一任老师,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幼小的心灵。本期以亲情和师生情为题,让读者感受真情的可贵。

让温情常驻心间

我的母亲

■鲁斌

我出生在房县风翅沟的一个小山村,那里除了山还是山,有的山就仿佛贴着你的鼻子,挡住了你的视线,举手可得,村里别的再也没有什么。在山上有些沟沟凹凹的地方,零星地分布着一片片耕地。母亲就在这些耕地里种上小麦和芭谷,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。

我家有兄弟姊妹7个。在我上初中时,家里生计有些难以维持,哥哥姐姐为给母亲分忧,提出不读书了,回家务农。母亲得知后,将哥哥姐姐叫到她面前,让他们跪下保证,今后不准有这种想法,必须在学校安心读好书。之后,母亲除了照顾好地里的庄稼外,还提着竹篮子购进食盐、火柴、糖果、小玩具等日常用品,在村子路口售卖,以增加收入来维持生计。一年四季,她顶着风吹日晒,蹲在村口守望过路的行人。若从远处望去,她就像“乞讨者”的模样。

当时,我不懂事,觉得母亲这样形象不佳,因为当时在我们村里有一种说法——那些挑篮售卖的人都带有欺诈性质,游手好闲、品质不好的人才会这样干。母亲的做法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,我强烈不满。每当星期六放学回家,我都绕开村口避着母亲。若当着同学面实在绕不开,我碰见母亲也假装不认识。其实,我心里不高兴还有一个原因:母亲大字不识一个,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,卖东西不会被人骗吗?因此,我们兄弟姊妹7个一致反对母亲这样做。

然而,母亲不顾我们的反对,坚持在村口卖日用百货。几年下来,她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学费、生活费,而且还攒下点钱。后来经村里同意,她在村口盖起3间房子,正式开办了商店。母亲的商店小有规模,不仅解决了村里人买东西难的问题,而且还将村里特产卖了出去。乡里乡亲之间有啥矛盾,都喜欢到母亲的商店前来坐一坐,唠叨一下,母亲总是充当裁决者,把大家说得乐呵呵的,这里俨然成了村里的“调解中心”。

我们兄弟姐妹7个读完了书,在城里都找到了工作。母亲身边没有人陪伴,我们接她到城里来住,她却提了一个条件,就是不具体跟谁住在一起,要在城市边缘租房住。我在方山路与红卫街办交界处租了3间平房,母亲就搬了过来。一周后,我回来看母亲,见她将其中一间房改成商店,重操旧业。那时,母亲已经65岁,我们接她到城里是为了让她安享晚年,她却又忙了起来。我为此与母亲大吵一架,母亲却不生气,仍然经营着她的商店。

母亲没有在城里生活过,我时常担心她不能适应城里的生活。有一天,母亲的邻居告诉我:“你母亲为了熟悉公交线路,从起点坐到终点。”邻居阿姨还说:“你母亲总说,她不识字,当了一辈子睁眼瞎,一定不让你们兄弟姊妹走她的路。”

为了不让我们辍学,母亲从在村口售卖到开商店,辛辛苦苦维持家里生计。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告诉我们,她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在收拾母亲的遗物时,发现母亲压根没花我们每个孩子给她的生活费,这些钱她用塑料袋一一包扎好,那是她准备离开人世后最后一次给我们的馈赠。可是,我们又用什么来回馈这沉甸甸的母爱呢?

如今,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,我的孩子已在大学读博士,不会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,可我总是会想起母亲当年因为缺钱受的煎熬。想起这些,有时甚至心口发痛,我会独自走到五堰街上,傻傻地看着那些来来往往上了年纪的阿姨,试图寻找母亲的影子,却总是无果而归……

(作者单位:市政府办公室)

师生情

■蒋超

黑发不知勤学早,白首方恨读书迟。到了而立之年,更加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深意,然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,再也回不到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。但是,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在竹溪花桥中学上学时的各种画面:曾经的那些老师,曾经的那些同学,曾经心动的姑娘……都未曾忘却。

我在花桥中学上学时曾有一位女班主任,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的名字——罗颖华。她当时20来岁的样子,应该是大学刚毕业不久。她个子不高,有些微胖,一张看上去很舒服的脸,一双黑亮的眼睛,尤其是那一头齐膝的乌黑发亮的头发,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她很严厉,也很细心。在我们调皮捣蛋的时候,她会一嗓子让你感觉世界末日要降临似的。在我们头疼脑热的时候,她又会像个大姐姐,给予我们亲人般的关怀。在我们取得好成绩后,她会像朋友一样,跟我们嬉戏玩闹。是她陪伴我们走过了朝气蓬勃的初一生涯。

初二上半年的一天早上,她一如既往来到我们教室,我们一如既往拿出语文课本。可是,当我们注意到她没有带课本的时候,当我们看到她那略带深沉的表情时,却听见她心有不舍地说:“同学们,我要走了,以后新的班主任来接替我的位置,今天我是来跟你们道别的。”那一刻,所有人都沉默了,全班安静到落针可闻。接下来,她便告诉我们,由于工作关系的变动,她将离开竹溪,去新的地方开始新的工作。讲了几句之后,她哽咽了,慢慢地,全班出现了抽泣声。一个,两个,三个,我们集体落泪。女生们陆陆续续走过去,将她环绕起来,抱成一大团大哭,男生们低声啜泣。

汽车喇叭声响起,是送罗老师的司机在催促了。她带着不舍,走上停在操场中间的那辆面包车。那一刻,作为班长的我,再也忍不住了,我奔出教室,站在教室门口大喊:“罗老师!”

往事历历在目:是她教会我处理班级事务,是她传授给我学习方法。她训过我,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宠爱。在我思绪飘飞的过程中,车发动了,渐渐驶向校门口,我转身跑回教室。见靠近教学楼池塘那边的窗户上有很多同学伸着脑袋,尽力让自己手臂挥舞起来。没有人组织,大家流着泪,撕心裂肺地大喊:“再见了,罗老师!”我清晰地记得,罗老师从行进的车窗里探出头,伸出手臂用力挥舞着,最后说了一句:“再见,同学们!”

车渐行渐远,我们再也看不见了,但是大家依然守在窗口边,以至于新班主任到来,没有人察觉。

直到现在,我离开学校已经13年了,再也不会见过罗颖华老师。以后是否能见到,我也不知道。但是,我永远记得我的班主任罗老师,永远在心里祝福她,愿她一切安好。

(作者单位:十堰市永美星城21栋)